

俗演唱叢書

# 血緣

話劇

張志民著

新文藝出版社

PDG

## 內 容 介 紹

朝鮮某地，志願軍野戰醫院休養員李成功，傷已養好，要求歸隊。朝鮮女孩崔花知道了特來送行。敵機恰巧在這時投下細菌彈和炸彈，把崔花炸傷。醫生和護士們急忙把崔花抬進病房，進行急救，但由於她失血過多，血壓不夠，不能立刻動手術取出彈片，情況很嚴重。醫院裏的醫生和護士都很着急。

與此同時，醫院裏的防疫隊消滅了美帝國主義投下的毒蟲，並檢驗了敵機投下的死烏鴉，發現上面帶着各種細菌。這使大家更進一步認清了美帝國主義的醜惡面目。

醫生給崔花輸了血漿，但是崔花的血壓還升得不高，不能動手術，直到護士和李成功給崔花輸了血，崔花的血壓才增高到八十以上，醫生便給她動手術取出了彈片，挽救了崔花的生命。

就在這時，李成功所在的團部裏來了人，李成功得知前方新的戰鬥就要開始，因此歸隊之心更切。在他的堅決要求下，院方同意他提早出院。他非常高興，當天懷着一顆復仇的心回到前方去了。

**時間** 一九五二年初春。

**地點** 朝鮮某地，志願軍野戰醫院。

**人物** 李成功 休養員，志願軍戰士、功臣，二十歲，共產黨員。  
(簡稱李)

張壯麗 女護士，十八歲，青年團員。(簡稱張)

韓正義 醫生，積極、熱情，身體瘦弱，三十餘歲，共產黨員。(簡稱韓)

王文榮 醫院政治協理員，三十餘歲。(簡稱王)

鄭國忠 化驗員，二十歲。(簡稱鄭)

楊黑小 前方通訊員，活潑、健康，十八歲。(簡稱楊)

崔 花 朝鮮女孩，天真可愛，十三歲。(簡稱花)

崔 母 崔花之母，健壯、慈祥，五十餘歲。(簡稱母)

韓俊泰 人民軍榮譽軍人，左臂殘廢，二十餘歲。(簡稱泰)

**佈景** 護士辦公室，這是掘開式的防空洞。牆壁和屋頂都用白布遮蓋着，但從牆的一端可以看到背扶的木頭。左牆有門通外面，門口掛着有紅十字的白門帘，右牆有門通內室，門口也掛着白門帘。室內有兩張木桌，一張放着作入院檢查的器械，另一張是辦公用桌。桌旁放幾個有紅十

字的木箱，幾條長凳。地上放有一盆木炭火。牆上掛着些登記表、病歷表、病室編號、值班牌號等圖表和冊子及有紅十字的皮包。正面是一個寬大的窗子，可以望到外面正在落雪，近處的草屋和遠處的山巒，均成一片白色。

**幕啓** 張壯麗穿着洗得雪白的護士服，正在用噴霧器向牆角和桌底下打石炭酸消毒水，邊打邊哼朝鮮民歌〔哩哩哩〕。  
(曲譜附後)

〔崔花著白上衣，外套着綠色絨衣，下身穿着鮮豔的粉紅色短裙，披了塊遮雪的白布，愉快地跑上。〕

**花** (講着不太熟練的中國話)張——護士!

**張** (忽然間扭回頭來，驚喜地)崔花!(跑去幫花拍打身上的雪片) 喲! 今兒個打扮得這麼漂亮啊! 有什麼事兒啊?

**花** (指着她的綠絨衣)中國的! 李成功叔叔送給我的!(愛惜地撲打上面的雪花)

**張** 啊! 李成功送給你的! 好啊! (親熱地)快來烤烤火吧，多冷的天啊!(拽住花的小手)喲! 小手冰涼!(忽然跑到桌前，取過一個小本子)崔花你來得正好，(翻開小本)這個歌兒我還沒學會哩! 你聽我唱得對不對?  
(唱〔哩哩哩〕)

**花** 頂好!

〔兩個人又合唱起來，花且唱且舞，張也隨同仿學，一片輕鬆愉快的氣氛。〕

張 (從地上拾起花掉下的一條綉着紅邊的白色手絹) 哈! 真好看啊! 你做的!

花 李成功要回前方啦! 我送他來啦! (表示要把手絹送給李成功)

張 他不走, 他的傷還不太好呢。

花 不, 我看見他打行李哩! (用手比試着打背包的樣子) 他到前方去, 打美國鬼子, 我找他去啦! (跑下)

張 (送花至門口, 招手喊) 等會還來教我啊, 崔花! (繼續整理房子, 靜片刻)

(李穿着整齊的棉軍裝, 面色紅潤, 只是帽沿下稍微露着一點綳帶, 匆匆走上。

李 張護士, 崔花沒到這兒來呀?

張 剛走。你們兩個, 她找你、你找她, 可真是有感情啦!

李 就是有感情哩! 家裏我妹妹也就像她這麼大。雖說跟崔花話語不大通, 可是她那小心眼裏的事我都明白! 朝鮮小孩跟咱中國小孩, 用朝鮮話說是『漢戈基』——一樣。

張 那小姑娘今個打扮得可漂亮啊, 穿着你給她的綠絨衣……。

李 啊! 那還是我妹妹去年冬天給我捎來的哩! 我沒捨得穿; 這是她作副業生產的錢買的。家裏來信說: 今年都穿的是裏外三層新的衣裳, 說我妹妹到城

裏上高小啦。(沉思片刻)想想咱家裏的好日子，再看看朝鮮老鄉這麼冷的天連棉衣都穿不上，……咱那心眼裏呀，就別提多……。咳！都是他媽美國鬼子鬧的，(氣憤)他要把人炸死、餓死、凍死……反正是不讓人好好活着！……(稍停)哎，張護士！開好了沒有啊？

張 什麼呀？

李 出院證唄。我連背包都打好啦，就等着拿〔手續〕哩。你快開吧，眼看就十二點啦！我早到前方一個鐘頭，也許還能趕上個戰鬥；晚到一個鐘頭，沒準就得就誤了！……到今兒個，我離開前方整整兒的三十五天啦！

張 不是我不給你開，這事情，得有醫生指示才行。韓醫生今個早起還說哩，你這傷口剛癒合，最好是再休養幾天。

李 一個傷口嘛，長嚴了就算好啦，還休養個什麼勁。我離開部隊這一個多月，真覺得比一年還長。(從口袋掏出一把信)你瞧瞧，這都是打前方來的，俺們班又集體立功啦，偏巧我就沒趕上。

張 你也是功臣嘛！把傷養得好好的再回去，立功的機會多哩。

李 倒不在那立功不立功，一個多月，人家在前方又進了一大步。咱躺在床上沒動地方，回去怎能趕上人

家呀！（又掏出一封）這是俺們團長來的信。我負傷以後，就聽說俺們團長到前邊看地形叫飛機給炸傷啦，到分部醫院休養；人家現在傷好了，又去參加軍裏的慶功大會啦。我還在這兒……

張 先負的傷也不一定就先好啊！傷跟傷還不一樣哩！（走到窗子跟前）你瞧，雪下得這麼大，反正是今個走不成啦！

李 雪還能擋住人走道兒？（也走到窗子跟前，和張離得很近，欲講他的戰鬥故事，精神更加抖擻）你沒聽我給你講過我們去年冬天打仗的故事吧！大雪溜腰深，二十幾個美國鬼子，穿着大皮鞋，笨的跟狗熊似的（模仿）瞎眉磕眼地就朝着我這兒爬來啦；當時這兒就我一個人，這要在戰術上就叫『敵眾我寡』；可是我上眼這麼一看，他們都累得哈吃哈吃，像是恨不得把鼻子都豁開，戰鬥力都完啦；這一下我可抓住戰機啦，我等他們走得離我沒多遠啦，先拿衝鋒槍這麼一掃，就倒下了一老片，剩下了兩個我把他們給推到個大雪坑裏，狗日的連個身也沒翻過來……。

張 你講的那故事我都記着哩！這對我們也是挺大的鼓舞啊！

李 什麼鼓舞不鼓舞的！咱在前邊打仗那還不是家常便飯，跟你們打綳帶抹碘酒一樣。

張 我們可沒你們辛苦呀!(轉語)你在這兒呆了這麼些日子,說說對我們醫院有什麼意見吧!

李 有什麼意見呀!連我娘都知道,我寫信早告訴她啦,醫院裏跟家裏一樣。我臨走啦,謝謝你吧!我剛來的那幾天你給我端屎端尿,我心裏真不過意呀!咳!這會告訴你吧,我那會頂發愁解手啦!除了我們家裏人,誰能那樣伺候我呀!

張 (笑)你就是還有點封建哩!你是共產黨員,我是青年團員,有什麼好封建的?

李 倒不是封建,我實在心裏不過意。

〔遠處傳來花的喊聲:「李成功!」〕

張 聽崔花在找你哩!她要給你送行!

李 (欲下)那你就快開吧!

〔敵機低空掠過聲,張、李隔窗向外張望。〕

張 (指)兩架,三架!擦着山頭!真低!

李 你開「手續」吧!我去看看崔花。(急下)

〔敵機又轉過來,聲音更低。〕

〔王提着一包文件,急上。〕

王 張壯麗!快把病歷表收起來,趕快進洞吧,看樣子要投彈。(急忙幫張收拾桌上牆上的表冊等)

張 (緊張地動作,像是哪一樣也不願意丟下似的)協理員,你先進洞吧!我一個人就能弄得好!

王 不,快收拾吧!

〔敵機俯衝聲，緊接着炸彈聲響起，窗外煙塵瀰漫，灰塵從窗口和屋頂的布縫飛進，室內頓時煙霧瀰漫。〕

王 你別動了，我去看看！（急下）

張 我也去。（一邊捲文件包，一邊提起個有紅十字的皮包，急忙從桌上取了些急救用的藥品、器械，裝進包內。欲下）

〔鄭滿身灰塵，急上。〕

鄭 韓醫生沒有在這兒呀？

張 沒有……

鄭 這回可見識見識吧！光說美帝細菌戰細菌戰的，咱真沒看見過；這回飛機一來，我就望着它，看着有那麼幾個黑點比炸彈落得慢，炸彈響了以後它才下來，那一定就是細菌彈。這回用不着看展覽去啦，扔到咱們家門口來啦！這傢伙跟炸彈一起扔，你看毒辣不毒辣！

張 看見了毒蟲沒有啊？

鄭 還沒顧得找哩。（着急地）外科室炸壞啦！

張 裏邊有人沒有？

鄭 別人都進洞啦，就是找不見韓醫生。

張 韓醫生？

〔王滿身塵土，跑上。〕

王 李成功沒到這兒來呀？

張 沒有，協理員，韓醫生……。

王 別韓醫生啦，現在不是看病的時候。第七病室正頂

兒上落了一顆炸彈，李成功也不知道哪兒去啦！

鄭 飛機轉的時候，我看見他還在屋裏跟那個朝鮮小孩說話哩，我喊了他們幾聲，不知道跑出來了沒有。

張 他這個人就是有那麼股子勁，上次飛機轟炸的時候，就把我急死啦！我催着讓他進洞，他還非搯上個重傷號不行，我恨不得拉上他走，他還一勁的叫我沉着點，沉着點……。

王 別說這個啦，那個精神是好的，要不是他，那個重傷號就完啦！

鄭 協理員，咱還是快刨人去吧！還有韓醫生哩！

王 韓醫生也不見啦？（三人欲下）

（韓棉衣上有被彈片撕破的口子，露着棉花，並有泥雪和血跡沾在衣服上，手也被血染紅，緊張地上。

鄭 韓醫生！

張 韓醫生！

王 哎呀！老韓你哪兒去啦！

張 （忽然發現他手上的血跡）你負傷啦？

韓 沒有。快搞水洗手。（張端過臉盆手巾）給我酒精。他負傷的那兒，爬着很多毒蟲。細菌扔到咱們醫院裏來啦！我告訴護士們正燒哩！

（防疫隊及老鄉們拿着火把等由窗前跑過。

王 誰炸傷啦？

韓 李成功……。

王 (驚奇)李成功?

韓 李成功跟那個小孩剛從屋子裏跑出來，飛機就俯衝下來啦，我看見李成功跑去抱那個小孩，他剛到小孩跟前，炸彈就響啦!

王 傷的怎麼樣?

韓 (繼續講)炸彈皮子把李成功的衣裳打成花的啦，可是他傷得倒不怎麼重。那個小孩……

張 崔花……。

韓 崔花的傷很重，下肢和腹部十幾處……

王 現在在哪兒?

韓 護士們正給她打強心針哩，我看先抬到這兒裏間屋來吧!

王 (對鄭、張)走，咱快去。(王、鄭急下。張欲下)

韓 張壯麗，把敷料、器械趕快預備好，四十分鐘以後，就要作手術。

張 (打開箱子，取材料)李成功這個人戰鬥經驗那麼多，怎麼讓飛機給炸着啦?

韓 是啊，他戰鬥經驗是不少，他光顧着搶那個孩子去啦，雖說沒有把那孩子抱住，可是要沒有他擋住了一面，說不定那崔花……

張 李成功傷着哪兒啦?

韓 他不要緊，只是擦破一層皮。可是那個小姑娘……

張 人家小姑娘是給他送行來啦!

韓 那個小姑娘實在叫人喜歡。(稍停)傷得厲害呀!人們都說是看慣了的東西就平常啦,可是我幹了十來年的外科醫生,什麼時候看見那血淋淋的傷口,心裏都是疼得慌!尤其是在那小孩身上,咳!連骨骼都還沒有發育完全哩!

張 我也是看見人家的傷,就像在自己身上一樣。

韓 (走到張的身邊,拿起張找出的剪子、刀子等,檢驗着)要準備子彈鉗子,需要取彈片。

張 (忽然發現韓棉衣上的破口處有血)你這兒是不是傷啦!

韓 不是,這是那小姑娘的血。

張 (忽然從韓的衣服破口處取出一塊炸彈皮)好危險啊!

〔韓鎮靜地取過來看了看後扔在桌上。〕

〔李抱花上,裙子已被血染紅。鄭跟上〕

張 來啦!崔花!

〔花不語。〕

韓 你讓她安靜一會吧,快抱進去!(李抱花至內室後,出來。韓對張)快把材料拿到消毒室去。

〔張撿材料下。〕

李 (憂慮)沒有什麼危險吧?韓醫生。

韓 現在還不敢說,她失血過多,還有塊彈片沒有取出來。(對鄭)打過破傷風血清了沒有?(李進內室)

鄭 剛在外邊打了。

韓 王協理員哪兒去了？

鄭 他到崔花家去了，她母親還不定知道不知道哩！

韓 (踱着步子，思考，自語) 她失血過多呀！(忽然喊)鄭國忠，你到藥房去取一瓶血漿來！

鄭 是。(下)

韓 (自語)年紀這麼小，她全身的血也不過五千西西；還沒有成人哩！就……咳！

張 (上)韓醫生，再有二十分鐘就能消毒完畢。

韓 那好。你趕快去護理她，檢查她的脈搏、體溫、血壓，觀察變化，讓她躺得舒服一點，頭不能過高。

張 好吧！(進內室)

王 (急上)老韓，崔花抬到這兒來啦？

韓 在裏邊屋。

〔母着舊白裙，頭上、身上都是雪花，急上。〕

母 我的姑娘在哪兒？

王 老大娘，崔花就在這兒。(指內屋)

李 (掀開內屋門帘喊)老大娘，快來吧！崔花在這兒！

〔母急進內室。〕

王 韓醫生，小姑娘要緊不？

韓 要等一下看。(自語)下肢的傷沒什麼問題，腹部那塊彈片……(思考)

王 我看得先作腹部手術。

韓 是的，老王，你真不愧是醫院的協理員，我看你來

醫院這半年多，簡直快成半個醫生啦！好啊！幹政治工作，也得懂點業務才好哩！

王 腹部手術可是太複雜呀！

韓 還沒什麼問題，入朝以後我作過的七十多個腹部手術都癒合得很好。……當然這不僅是醫生的問題，手術前的消毒，手術後的護理，甚至連擔架員都有關係。有些重傷員，他們早抬到十分鐘就能挽救；晚到十分鐘也許就沒辦法挽救了。

王 老韓，崔花的傷……

韓 我已經考慮好久了，她的傷……

王 她的傷，比你昨天作過手術的傷員，不算太嚴重吧！

韓 不過年紀太小，失血太多，再者她負傷的那個地點，就落了個細菌彈，受了創傷的人，是更容易受細菌感染的。

王 前幾天一個通報上說，美帝在白馬里扔細菌彈以後，有兩個發病的人，可是都治好了啦！

韓 只要她不會因為傷口出問題，就是感染了細菌，也還是有時間容我們治療的。

〔外面喊聲：「燒光啦沒有啊？」「這兒還有呀！」「燒啊！」

有人拿火把從窗前跑過。

王 我去看看防疫隊，毒蟲子是不是都燒光啦！（下）

張 （由內室走出）韓醫生，她脈搏十分微弱。

韓 血壓怎麼樣？

張 血壓六十，〔休克〕現象嚴重，（小聲對韓說）恐怕很危險……

韓 血漿！（欲進內室）血漿還沒拿出來嗎？（進內室）

張 我去看看。（欲下）

鄭 （急上）來啦！來啦！

張 加溫沒有？

鄭 加好啦！

張 快！快！

〔張、鄭緊張準備輸血器。

韓 準備好快輸。（由內室走出）

李 （由內室走出）韓醫生，怎麼還不給她作手術呀？

韓 （看錶）器材倒是快準備好啦，可是她現在血壓太低呀！

〔鄭、張帶輸血漿器具進內室。

韓 血壓不到一定高度是不能作手術的。

李 （愁思）快想辦法呀！這半天啦連眼都不睜。

韓 現在就是想法讓她血壓增高哩，輸完血漿看看。

李 （靜片刻，不安地問）不會有什麼危險吧？

韓 （很難回答但又不願說危險）不至於的！

李 那就好。（走至窗前望望外面的雪愈下愈大了，又十分急躁地）韓醫生我看我還是走吧！你們多照顧崔花。……

韓 我們照顧崔花是沒有問題的呀！可是你現在還不能走，你的傷……

李 我的傷完全好啦！

韓 剛才你不是又傷着啦嗎？

李 (挽起袖子，露出繃帶紮的部位)這呀！這算得了什麼，摔個跤擦層皮也得流這麼點血呀！抹點碘酒就好啦！

韓 你還是再休養幾天好些。

李 我，我一會也呆不下去啦！我這心裏像着了火……

(對着窗外，壓抑着滿腔憤慨，握緊拳頭不語)

秦 (在外)報告！

韓 進來！

[秦上。他下身著白褲，上身是人民軍的舊軍裝，雖沒有肩章和符號，仍保有軍人的作風、氣質。手上提着一個朝鮮人揹的小筐。

秦 同志！同志！崔花在這兒嗎？

李 在這兒呀。

韓 (指他提的筐內)這是提的什麼東西？她現在什麼也不能吃。

秦 (把筐放在地上，又作手勢又說)是，這不是吃的東西！(指筐內)這是美國飛機扔下來的。同志！請你們檢查一下！

[韓打開筐子，用鑷子由筐內夾起一隻死烏鴉，衆驚奇。

韓 (氣憤地)你們看!這就是美帝國主義的「人道」啊!

泰 (氣憤地)「人道」!美帝國主義的「人道」!

李 (憤怒不語)……

泰 同志,我要看一看崔花。

(李與泰同進內室。)

韓 鄭國忠!

鄭 (內聲)有。

韓 你把這些東西拿去,化驗一下,看是什麼菌。另外告訴防疫隊,到老鄉住地徹底消毒……。

鄭 是!(帶着橡皮手套出來提筐下)

韓 (望望窗外,自語)細菌,這種慘害人類的東西,今天也成爲美帝國主義的商品,不!已經成爲向人民進攻的武器了!

泰 (由內室出)同志,你們太好啦!我的心……

韓 咱們都是一家人,不客氣!

泰 是,我在前方的時候,常跟志願軍同志們在一塊……我是人民軍小隊長,在前線上……咳!(氣憤地拍着左臂)殘廢啦!復員回來啦!同志!(望望外面憤慨地)我還有一隻胳膊,我要回前線去……(稍停)同志!咱們再見吧!(下)

張 (由內室走出)韓醫生,你看血壓記錄。

韓 (唸)十一點三十五、六十,十一點四十、六十一,十一點五十、六十三……怎麼上升得這麼慢啊!情況